

为了一个技艺的传承

——访全国人大代表赵丰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本刊记者 张蕊 雷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桑蚕丝绸的国家，迄今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丝绸之路的开辟把中国的丝绸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一直行走在丝绸之路上，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丝绸文化，奔波不息。

行走的学者

在杭州西湖南侧，风景秀丽的玉泉山脚下，坐落着我国第一座全国性的丝绸专业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在这里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博物馆馆长赵丰。1978年赵丰考入浙江丝绸工

学院丝绸系，1982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学习中国丝绸史，1997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从九十年代初，凭着对丝绸的热爱和狂热，他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足迹，追寻着华夏文明的传播魅力，踏遍了整个欧亚大陆。

在众多的纺织奇葩中，丝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华美绝伦的丝绸大部分在数千年的埋葬中碎为尘土，而侥幸保存到今天并被发掘出来的也大多面目全非。丝绸的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一直以来，国内博物馆总是要借助国外丝绸修复专家的力量。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丝绸修复技术，1996年赵丰受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之邀赴美客座研

究。在美国半年多，赵丰如饥似渴、如获至宝，他白天查资料，在博物馆的拉迪纺织品中心看藏品，晚上就到纺织品保护中心观摩正在修复中的纺织文物。在欧洲游历时，因为欧洲的许多丝绸珍品，是收藏在教堂和私人手中，这给赵丰的访问增加了难度。但他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走遍了欧美各地收藏重要古代纺织品的博物馆和教堂，观摩了大量6世纪到13世纪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丝织品，拜会了几乎所有的世界级纺织品考古研究者。那段时间，赵丰经常一天要走好几个地方，有时他早上在德国，下午在荷兰，晚上却在比利时，一天中穿越3个国家，驻足7个城市。

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中，让赵丰的视野不断开拓，在普通人看来一片很不起眼的丝绸，他却能从中发现玄机。有一次在伦敦，受一位英国收藏家之邀帮助鉴定一堆中国丝绸残片，赵丰经过仔细考察发现竟是当时最为昂贵的蹙金绣，一般只有皇亲国戚才用。随后，他将这些丝绸残片复原成一件袍服的样子，对照敦煌壁画中回鹘国王所穿的龙袍以及后来宋代皇帝的坐像，证明这是一件辽代蹙金绣团龙袍，成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龙袍实物。一次，苏州博物馆的馆长邀请赵丰帮助整理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母亲曹氏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赵丰经过分析将这些残片复原成古代皇后最为正规的翟衣。而在此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皇帝和皇后的服饰都是明朝的。在赵丰的带领下，他的团队常年奔走在古丝绸之路上。陕西凤翔秦公大墓、青海都兰吐蕃大墓等一批曾被评为当年全



国考古重大发现的纺织品文物的鉴定，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近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和钻研，赵丰领导的多个科研项目《脆弱丝织品的丝蛋白加固研究》、《基于丝绸文物修复的薄型丝织物研究与开发》等，在丝绸文物鉴定、修复研究等领域领先于全国。为了加强国内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人才的培养，2011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新疆工作站挂牌成立。在之后5年的合作中，中国丝绸博物馆除了为新疆地区培养一定人数的纺织品文物修复人才外，还将帮助新疆博物馆改善纺织品文物保护的硬件设备。另外，赵丰还不遗余力地推动馆内新猷资料馆的建设，加大对丝绸之路、纺织人物、纺织史相关的有历史价值的书籍、档案、声像等材料的整理，为纺织科研提供图情信息服务并对外开放。

作为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唯一的中国理事，赵丰为普及和传播丝绸文明不断加强和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国内举办了50余个临时展览，先后远赴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2个国家承办了丝绸文化展，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集收藏、研究、传承、展示于一体的纺织类专题博物馆和国家一级博物馆，并在纺织品文物科技保护领域独树一帜，成了代表中国和浙江的金名片。馆内藏品总量从1998年的62件扩大到了如今的两万余件，形成了较完整的纺织服饰藏品体系。其中，赵丰所著的《丝绸艺术史》成为丝绸文物学习的启蒙读物广泛传播，《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是目前唯一的中国丝绸艺术英文读本。

既是文化传播者更是文物保护者

优秀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尽管我国创造了古丝绸文明之路的灿烂，但谈到目前桑蚕丝技艺传承面临后继无人局面时，赵丰不无担忧。当选人大代表后，

赵丰明显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他说以前做的是份内的工作，现在是沉甸甸的责任。目前我国的桑园面积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加上劳动力及土地成本上升等原因，桑蚕的生产已逐步向西南地区转移。在赵丰看来，“东桑西移”虽然有利于经济发展，然而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却是不利的，因为蚕桑丝织文化将失去传统和文化的根基。为了更好地保护蚕桑丝织技艺，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发起下，经过多方努力，中国蚕桑丝织技艺项目在2009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立了中国蚕桑丝织在世界上的原创地位，并将中国蚕桑丝织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在整体上得到保护。

同时，从浙江海宁市盐官到长安的38平方公里土地上，将建立一个中国蚕桑丝织文化遗产生态园，赵丰说，“生态园建成后，将成为国内第一个有较大规模的蚕桑文化生态园，不仅能全面保护、研究、传承中国蚕桑丝织文化遗产，也将带动周边种桑养蚕的发展，有利于保持和改善目前中国茧丝绸业的发展环境。”

作为两届人大代表，赵丰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两会”期间，赵丰带来的建议都是关于文物保护的。他说：“文物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提高技艺、传承文明的同时，还应该更多地关注文物的保护，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

2012年“两会”期间，他提出《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建议。在建议中提到，《文物保护法》最早修订于2002年，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很多地方已经不符合现在时代的发展，应从法律上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并加入对民营博物馆的规范。文物的损坏有自然和人为。对于自然损坏的譬如说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或者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而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建的，都是一种严重的破坏文物的一种行为，但规定的最高罚款是50

万。说实话，这些遗址或是古建筑，其真正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因此建议应该对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用更重的惩罚。针对考古和打捞等方式获取的“生病”的文物，这就需要科技的保护措施。近几年国家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科技投入力度加大了很多，国家文化遗产主要管理机构都在下面开展了科技保护。说起这些，赵丰代表在感慨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由于底子比较薄，以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科研不够重视，因此希望财政部门加大补偿性投入的力度并适当倾斜。同时，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共同出力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令他感到最欣慰的是，针对这些提议财政部门都给予了及时的答复，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给代表们增强了信心。

在谈到文物保护规范中不完善的地方，他说，“许多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通过捐赠的途径获得的，虽然我们有规定对捐赠的个人或者企业给予免税优惠，但操作起来太复杂。希望这方面的规定最好能再简单、易操作一些。另外，针对古董、工艺品市场混乱秩序，这些都需要在法律修订中加以规范和调整。”

他希望国家财政加强对民营博物馆的扶持。“一些开民营博物馆的人肯定是对藏品有爱好的，但在文物增值后很可能就考虑卖掉了。国家在加大对民营博物馆扶持力度的同时，对藏品管理还需要法律来制约。文物无论保管在哪个人的手里，都要有文物保护的意识，不能随意损毁，因为文物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全人类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它传承下去。”

今年的“两会”，赵丰代表又带来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加强文化保护的议案。他坦率地说，“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发扬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上，赵丰代表始终坚持不懈，渐行渐远。